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张磊

丹巴秋韵

◎李俊杰

初光微亮，地面略有潮湿，打开窗，只见窗外的枝叶湿哒哒的，当目光落到门口那条路时，此刻一阵清风吹来，带着一股幽幽的清香。这清香隐约带着花卉、枝叶以及泥土的芬芳，闻到时不由沁入心脾，顿感清爽，心旷神怡。

这是条乡村道路，虽远离市区喧嚣，却又总让人记忆犹新。只因这条乡村道路，四季皆是景。春可赏山，夏吃樱桃，秋看彩叶，冬有秋韵。虽然是驴友，很喜欢各处游玩，也走过大江南北，与人闲聊景点时，都仿佛如数家珍。可当谈及经途，即所经过的道路，哪个留下深刻印象时，略微细想，还是觉得应是“家门口的这条路”。

也许城市住得久了，总想要回归自然。为嗅到自然的芬芳，拥有田园闲适的生活，朋友便在甘孜州丹巴县的村落置了房子。虽是租的，但收获的美好却不会改变，有空我便常去小住，跟他近乎得很，出入随意，说来也算是有了乡村的“家”。

虽然这条乡村道路，四季皆是景色，但最喜欢的莫过于夏与冬。因为炎夏夏季，途径这条山里的道路，路两侧即有老多樱桃，火红火红的，将车停下，在树下任性几分钟，就可以采摘一大包，将这火红的果实放到嘴里，霎时间，只觉一股甜甜的蜜汁顺势流入，整个人享受了，也满足了。关键一点，这些均免费，听人说，这是有好心人在此种的树，供路人解渴，摘果子解渴。

这不，在太阳初光微亮时，我也刚从炕上醒来。与城市快节奏不同，上班时都起的大早，降温时真的不想起床。就像有人以谈谐口吻所说的：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，而是冬天被窝里和被窝外的温度差。”虽这般说，但此时在周末的乡村，却略有差异。只因休息充沛，醒来时，精神爽朗，有了想务农做事的干劲。

于是，与好友一起收拾家务，准备起来。享受过美食，便想出去散下心。当走到家门口道路的一处拐角时，只见有两位老人正在那下象棋。巧合的是，他们下棋的地方，长有数根竹子，顿时感觉非常雅致。咋一看，竟像武侠小说江湖里的隐士高手一般，与这幅初秋韵的美景格外映衬。

对峙的老人走后，我也与老人棋布错峙起来。虽然能举棋若定，屡屡上演绝路逢生，下出出奇制胜的好招，不过老人还是棋高一着，最后赢下了这盘棋。棋后，与老人闲聊起来，当聊到这条乡村道路时，老人便和我说了他的故事。

老人说，他们家一直以酿酒为生。从开始就住在村里，解放前山里并没有路，那入城的路也是后来所建的。以前生活，只在村庄周围进行。由于距离县城较远，那时县城发展也缓慢，每年都去都很麻烦，那时去的不多。可当有了这门前的那条路后，也慢慢做出了改变。当在城区的沿线慢慢成长，城乡发展迅速，且有了这条城市最长的公路后，他们家也发生改变，儿子入城买了房，虽然想接他入城享受，住在城区，但是他却喜欢田园生活，依然选择住在乡村里。也许现在交通方便了，乡村发展堪堪比城区，儿子索性也答应了老人的决定。

算起来，老人所经历门口这条道路的变迁，正好补齐了我之前的空白。虽然与老人见证了这条道路从无到有，又从砂石通地的土路到崭新宽敞、风景如画的公路的历史变迁，但是终究刻于心中的，依然是那份忆苦思甜、执着奋发的精神。

圣洁甘孜70年
征文·散文选登

散文版精选

11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浩渺鲜水河

◎宫凤华

闲眼展卷，情动张岱闲寂风雅的情调：小船轻棹，净几暖炉，茶铛旋煮，素瓷静递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。

秋意恣然，秋天如婉媚的琴女，眉目清朗。我们抛开琐屑，来到魂牵梦萦的四川泸霍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浩渺的水荡。

霞光濡染，妻坐船头，一脸烂漫，有胜娇羞，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”。乌篷船悠悠地在河里轻滑。两岸蒹葭丛生，青苇萧萧，宋画般高古苍茫。株株柳树，似似长袖细腰的绿衣女子，曲尽身姿的袅娜与娉婷。吸一口清新湿润的空气，心中漾满水草的清气和馨香，我们内心丰盈，柔软得像一根青藤。

跃入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河面，微风吹起道道波纹，如柔软的丝绸。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，水天一色，空灵莹透。远处似有水雾升腾，若隐若现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，心中一片秋水长天。

风乍起，河面泛起圈圈涟漪，如精致的苏绣。水草轻漾，风中杨柳般轻盈，色泽嫩绿，鹅黄，水彩画般明净。淡蓝的天空下，横在河中的水草如苍苍蒹葭，虚实相映，一幅写意的山水画，空灵中感到禅意。

稀疏疏疏的水草露出水面，一只翠鸟落在草尖上，长喙梳理着鲜艳的羽毛，好似齐白石的水墨小品，以貌似枯萧之笔拖出，极具神韵。水浮萍如道家八卦，香蒲水寥蒿蒿线条萧疏，简练似先秦典籍里的文字。一群白鹭掠过，投下的倒影如一堆怪诞的象形文字。

船儿向东一拐，便见一片绿莹莹的草滩，以及苍莽的远村。水色淋漓中，那一片葱茏的绿色如一团绿火，张扬着生命的活力。浅水里，晚开的莲花，色泽艳丽，鲜嫩诱人，红绿相衬，天然去雕饰。

菱塘里菱盘挤挤挨挨。阳光泻在菱塘上，在墨绿的底子上涂一片金粉。菱盘下藏着四角菱、风菱还有野菱。水草间鲫鱼轻快地游弋，嘎吱声依稀可闻。纷披的水草自在招摇，轻盈秀逸。令人想起采菱菱歌之章、秦月汉关之诗。轻轻地拎起一簇菱叶，水灵灵的菱角已如刀枪附在青绿色的叶下，弯弯的角，带着湿润水汽。咬开，红壳白肉溢满清甜的脆甜，清甜，清甜，清香，糅合着河水清妙味的菱叶在嘴中肆意地弥漫，味觉神经立即陷入一片鲜美的沼泽中。水蔬的清隽和芬芳，诱惑着我的味蕾，牵动着我的乡愁，给我带来丰盈的喜悦和清欢。

我顺手捞起一把菱盘，慵懒地躺在船上，凝望浩渺的天空。听婉媚的船娘吹曳的摇橹声，颇具丝竹管弦之韵。秋云呈现一种清寂、澄澈、纯净的美，满目的蓝银白练，柔曼且轻盈，顿悟“看到秋天的云彩，原来生命别太拥挤，得空点。”我们拨弄着菱角和水葫芦，水面上飘荡着银铃般的笑声，晚霞艳如少女眉心的一点朱砂，凄美无言。殷红的霞光给妻子和船娘的周身镶了一层锦，色调凝重，如古希腊的雕像。

川端康成说，秋天是从天而降的。是这样绸缎般的秋天，又美又奇异。秋天真是慷慨激昂又着魔啊，大片大片水彩任意挥霍恣意婆娑。芦苇早生华发，在漾满秋水的苇滩上到处是飞雪般轻扬的身影，把寂寥的芦荡装点得诗性而空灵。一阵风过，狭长的苇叶飒飒作响，芦花点点，是线装的诗，是林风眼的画。正如汪祺所叙：“紫灰色的芦穗，发着银光，软软的，滑溜溜的，像一串丝线。”

远处传来渔姑清扬的歌声，恍如走进吴冠中清丽的文字：“隔着渔网看那捕鱼的小船和初透水面的芦苇新叶，帆影满湖芦芽短，是诗是画，我的家乡是诗画之乡”。此时，平日的喧嚣和繁杂都已涤荡无存，唯有眼前浓得化不开的岑寂笼罩着我们。清泉一样，把人的灵魂洗濯得无尘滓。

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兴来无远近，欲去惜芳菲。”秋塘的风景沁入内心，灵秀、自然，那是唐诗里的清雅，也是宋词中的婉约，是丰盈的画面，是动人的轻歌。走进那片空阔澄明的静穆，获得一种体察细微、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，一种宁静、纯净的喜悦。

沐着瑰丽的霞光，遥望远方的村落，聆听河水的呓语，释放潜藏在心底的善良和悲悯、柔软和感动，站成青青一株荷，在天地间，彰显着动人的美德。

苏轼有诗：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在苏轼眼里，雪沫乳花，蓼茸蒿笋，都是清欢。再回眸，霞光濡染下的溱溱水荡，宋词小令般雅致温婉，带给人的清欢，如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

雄风。苗青 摄

理塘之恋

◎杨力

甘孜州理塘县，迄今为止中国海拔最高的县城，对她的神往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辽阔、雄险和俊美，还在于每一个去理塘的人，或多或少会于一个300年前的巧诗人，在思绪与时空中相融，让我们在内心深处不但崇尚敬仰，而且干净纯粹，他诗句中表现出对故乡的深深怀念、对圣洁爱情的炽热赞美，都深深打动并影响着今天的每一个人，而他，就是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、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。

从成都到理塘，要横跨600多公里，一路翻越二郎山、折多山、卡子拉山，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。每次去理塘，脑子里都会不由浮起仓央嘉措在其一生的创作中，专为理塘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写仙鹤的诗：“洁白的仙鹤啊，请把双翅借我。不会远走高飞，绕过理塘就回。”

在《仓央嘉措诗歌地理》一书中，对仓央嘉措创作这首诗的成因给出了解释。其实300年前，远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一生都没有去过理塘，但为何又对理塘情有独钟呢。原来，有一个姑娘，从小随父亲从理塘到仓央嘉措的出生地西藏山南地区做生意，因而和仓央嘉措成为了儿时最要好的伙伴。他们一起成长，欢乐嬉戏两小无猜，而姑娘每一次对仓央嘉措描绘出故乡理塘的美丽景色时，都深深打动并烙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中。仓央嘉措被指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离开山南去了拉萨布达拉宫，与姑娘从此天各一方，所有美好的回忆和对理塘的向往，就在仓央嘉措笔下变成了美丽的诗句，也被后人传诵至今。当然，有人认为这首诗还有另一层预示的意思，暗示了第七世达赖喇嘛将在理塘诞生，这为仓央嘉措和理塘县的契合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但我宁愿相信，传说也好预示也好，表达的都是藏区人民对仓央嘉措的喜爱。

可以这样说，被誉为“雪域圣地、草原明珠”的理塘，因为有了仓央嘉措的眷顾而变得更加令人神往。今天，许许多多援藏者，还有无数的骑行者为了某种信念停留或穿过这里。而我也因为这份因缘际会，前后多次去了理塘，印象最深的就是2017年9月的理塘之行，刚好赶上正在举办的首届仓央嘉措诗歌节。

那天，出发时的成都平原还是阳光普照，而到理塘的沿途已雨雪飘零，温度降至几度，稀薄冰凉的空气在苍茫的高山草原烘托下，让每个人心中由然升腾起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膜拜。汽车翻山因为缺氧发出艰难的嘶吼，就是坐在车上也能感觉到很累，人与车第一次变得如此“惺惺相惜”。

卡子拉山，进入理塘的最后一座雪峰，最高海拔4800米，我们和车同时山顶上停下来喘息。远处雪山雄奇，近处草地连绵，山鹰在更高处盘旋，而乌鸦则在近处凄厉嘶叫。不时有进藏的人推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默默经过，他们去程还远，翻一座山尚需一天两天，过了理塘还有无数座山峰，那铺着雪花冷硬的背影，还有丈量“天路”时留下的无声足印，让人

人感觉到人的力量与大自然的巍峨肃穆同样伟大。

那天，我们在山腰上见到了一位独自骑行的长者。他从内地过来，用了差不多七天时间，骑着他那辆好像随时都会罢工的老式摩托，才勉强到了离理塘最近的山峰。回到目的地，双鬓斑白的长者风轻云淡地回答，没有目的地，刚刚退休下来，随便走走。

快到理塘时，我们在一个道班处小憩。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，喝着矿泉水啃着干面包，一攀谈才得知，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是从成都市金堂县派驻理塘的援藏干部。他不但在山上挂职，同时也是离县城5公里一个叫村戈乡村戈村的第一书记。他每天上下班班的坐骑就是旁边一辆自行车。在4000多米的高海拔骑车不是闹着玩的，就是当地的乡民也很少有骑车的，相当于凭空无故增加百余斤负重。去年一次下村途中，他突然遭遇一场不小的雨夹雪，茫茫草原无处躲藏，等赶到村上已一身冰湿。村上的藏族同胞得知后很感动，说内地来的干部是把这儿当家呀。有人建议每天用车接送他上下班，可被他坚决拒绝，他是来援藏的，不能添任何麻烦，即便每天的午餐他也要坚持自带，干面包加矿泉水，很好。

见我们流露出钦佩的眼神，这个年轻人同样风轻云淡，他说这对一个男人来说不算什么，和他同时从成都金堂到理塘援藏的一位女性更了不起，30多岁的她刚得知有援藏计划就主动请缨，组织上考虑她是女同志孩子又小，起初不批准，她就软磨硬泡，坚决要求去高原接受磨练。后来她到了理塘县，在当地环保局挂职，每天领着大伙栽树培花规划环境，风风火火像个小伙子。高原地带绿色植物不易存活，一棵树生长100公分需要十年，而且很多花草是栽了又死了又栽，加上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让她的额头、脖子、面颊的皮肤掉了一层又一层。夜晚回到寝室，看着变样的肌肤，她不忍自顾，半夜摸黑去200米外的卫生间，时而被吓得尖叫。她和孩子视频，孩子举着妈妈回家，她微笑着讲高原的趣事，转身却忍不住眼睛发红，她觉得欠家里太多了，可这就是援藏者们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是啊，对许许多多的援藏者而言，爱上一个地方，可能有一千条理由，而爱上理塘，有一条理由最重要，那就是把理塘这片土地当成第二故乡，把理塘的父老乡亲当成自己的亲人。

如果说那年的诗歌节让我们感受最多的是无数援藏者的奉献，那么2019年8月，当我们再次来到甘孜州理塘县的毛娅大草原看赛马，则完全被“天空之城”的另一幅壮美风光深深打动。

曾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六个草原的毛娅大草原，位于理塘县西面，这儿群山环抱，四季葱郁，每年的七八月间，是整个毛娅草原最美的季节——湛蓝的天空，翠绿的草原，清澈的理塘河静静地流淌其间，各色野花姹紫嫣红点缀在整个沙鲁里山脉

最大的高山草原上，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草，再眺望远方的格聂神山，那种心灵的明净，让人仿佛一下回到了呀呀学语的孩童时代。

据介绍，理塘的赛马会最早是与藏历年有关，它最初由六月的转山会演变而来。每年藏历年六月初三，长青春科布寺就会按照延续了400年的习俗举办转山会，村民们载歌载舞，涌向附近的草原一同庆祝，而其中的压轴戏就是赛马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将这个节日固定在每年的8月1日，故又称“八一赛马会”，节期半月，这使得“八一”前后的毛娅大草原非常热闹，剽悍的康巴汉子美丽的康巴女子，身着漂亮民族服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天南地北的游客也蜂拥而至，只为亲临和一睹心仪的赛马。

赛马会的入场式是颇有仪式感的，一匹匹骏马被精心装饰，它们头戴红缨、颈系铜铃、身佩五色马鞍，德高望重的汉子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骑行在最前面，紧随其后的选手骑着骏马次第而入，他们神情专注，阳刚硬朗，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。

赛马的项目又分多种，速度赛、耐力赛、小步赛。速度赛和耐力赛其说是考验马的能力，不如说是考验选手的表现，每一声吆喝，每一个策马扬鞭的动作，都体现出一个参赛者的心理和体能。而小步赛则更强调某种仪式感的协调，倡导的是人与马的默契。千百年来，巍峨而凛冽的青藏高原，马是人最密不可分的伙伴。

赛马会上的压轴戏是马术表演，选手们时而在马背上倒立，时而藏在马腹之下，时而俯身飞拾哈达，时而弯身飞枪射击，整个过程，都是对选手胆量、骑术和身体素质综合的考验，也是赛马会上最令人血脉贲张的时刻。有时选手的身体似乎快要掉落马鞍，有时选手双脚倒钩马鞍近乎贴着草皮；汉子们时而以精彩的柔韧性在马背上腾挪翻飞，时而表现出高难度的精准枪法和射箭；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，一次次精彩绝伦的表演，你会有一种时而看电影时而置身现场的感觉。康巴汉子用一年又一年最完美的驰骋，为毛娅大草原、为青藏高原的明珠理塘赢得了驰名远近的名声。

确实，理塘很美，不管是以南康地区佛教圣地闻名的长青春科布寺，还是以赛马会名扬四方的毛娅大草原；不管是仓央嘉措诗歌节的恢宏壮美，还是远方格聂神山的神圣召唤，都使得理塘成为许多人神往的地方。

转眼，春和景明新的一年又来到了，圣洁甘孜也迎来了建州70周年，圣城理塘更是处处洋溢着感恩奋进、幸福祥和的氛围，时代的车轮早已让理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时代的嬗变也必将为理塘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洁白的仙鹤啊，请把双翅借我。不会远走高飞，绕过理塘就回。”理塘，仓央嘉措300多年前就描绘出的圣地明珠，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诗与远方。